

第一章 夜髓異動

墨夜秘境的夜髓脈，鳴了三夜。

起初只是極低的一聲，像有人在極深的地底嘆了口氣，深淵宮闕的瓦片微微一顫，守夜的蛟人只當是風。第二夜，鳴聲沉下去，連暗金之河的水面都起了一圈圈細密的漣漪，逆著流向，緩緩向墨夜秘境的方向漫去。

第三夜，鳴聲驟止。

整座夜幕深淵，靜得像一口被蓋上了蓋的鍋。

影夜殿的圓廳裏，三盞燈同時搖了一搖。

「來了。」寒鴉說。

雲九娘擱下手裏的絹圖，抬眼笑道：「這回，他倒是說對了。」

墨姬立在長案旁，手按黑鱗，面色沉靜：「說。」

「夜髓脈崩了。」九娘起身，在絹圖上墨夜秘境那一點，用細筆輕輕圈了一圈，「不是塌，是裂開。裂縫深處，露出半座府門。」

「府門？」

「不是宮，不是殿，是府。」九娘語聲柔和，卻字字清楚，「門楣上有字，風化了，認不全，只認得半個『寂』字。門兩側，是兩根倒插的石柱，柱身刻滿了星辰，星辰的位置，是反的。」

墨姬的瞳孔微微一縮。

她想起了歸夜臺上那座石台。

「消息，」她問，「外頭知道多少？」

「剛才還只有咱們知道。」九娘嘆了口氣，「半個時辰前，鬼市那邊，貼出了價碼。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一條線索，九千靈石。完整圖樣，三萬。」

墨姬冷笑：「好一個『默契』。」

「殿主別急。」九娘笑意不減，「鬼老差人送來一壺茶，說這條消息，不收虛夜宮的錢。」

她從茶擔裏取出一隻小小的青瓷壺，揭開蓋，壺底壓著一張字條。

字條上只有七個字：

「三日後，人便齊了。」

寒鴉面無表情：「已辦。」

「……我們什麼都還沒辦。」九娘溫柔地提醒。

寒鴉想了想，改口：「來了。」

墨姬閉了閉眼，把頭轉向石階：「走。去見宮主。」

棺魂舜在宮主殿的窗下讀書。

窗外沒有星，只有一片無邊的暗，暗金之河從腳下無聲流過，把整座殿的影子映在牆上，一搖一晃。他手邊那盞茶，早已涼透，書卷攤在膝上，翻到哪一頁，他自己都不記得了。

那卷殘書，從三夜前起，一直微微發燙。

不灼手，只是暖，像一隻被人捂熱的手掌，輕輕貼在他的掌心。

「宮主。」

墨姬在門外行禮，嗓音壓得很低。

「進。」

她把九娘探來的消息一字不漏地稟了。棺魂舜聽完，沒有說話，只是把書合上，指尖在書脊上停了一停。

「墨夜秘境，」他輕聲道，「是在下的地界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自家後院的牆塌了，」他微微一笑，「總得去看看。」

「宮主打算親自去？」

「嗯。」

墨姬沉默了一下，沒有勸，只是平靜地補了一句：「那宮規第四條——」

「帶人。」棺魂舜截住她的話，眼裏的笑意深了，「在下記得。」

宮規第四條，在虛夜宮裏，已經成了一個活生生的笑話，也是一條鐵律。

為了「宮主不得獨自赴險」，玄章在歸夜臺上擺了半個時辰的《九域公約》，舉出十七個前例，證明凡是獨自出門的宮主，無一例外都會惹回一身麻煩。最後，他合上竹簡，一字一頓：

「玄某的意思是，宮主若執意要去，須帶兩位殿主，一隊玄墨衛，另加一頭羊。」

「羊？」棺魂舜一怔。

「小星。」玄章面不改色，「它在宮裏，吃得最多，活得最久，足見運道最好。」

遠處，那頭肥碩的羊慢悠悠踱了過來，低頭嚼了一口宮主的衣角。

棺魂舜沉默地看了它很久，終於低低歎了口氣：

「……帶。」

厲飛揚抱著臂，站在一旁，一字一頓：「我，也，去。」

「厲殿主要留守。」玄章推推眼鏡。

「為，什，麼？」

「因為宮裏需要一個人，」玄章平靜地道，「在房樑再斷的時候，扛住它。」

厲飛揚：「……」

他想了一會兒，悶悶地說：「那，我扛完，再去。」

「屆時戰事已畢。」

「那就，打完，我再，補一腳。」

「厲殿主志氣可嘉。」

青燈提著那口星鐵鍋，怯生生探頭：「宮主，我、我也想去……」

「你守燈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燈不能滅。」棺魂舜溫聲道，「你在，在下才放心出門。」

青燈抿了抿唇，用力點頭，把鍋抱在懷裏，眼睛紅紅的。

出宮那夜，天無星月。

一行人乘著暗金之河的水道，順流而下，穿過三道斷橋，出了夜幕深淵，進了墨夜秘境。

墨夜秘境是小靈界北疆邊境最古怪的一處所在。

它不見日月，只見一輪懸在高天的、暗沉沉的夜輪，輪邊鑲著一圈極細的銀邊；山是黑的，水是黑的，連霧都帶一點深紫，吸進肺裏，涼絲絲

的，帶著一股潮濕的甜。據說這裏的每一寸地底，都藏著夜髓，是煉器療傷的聖物，也是天下修士垂涎了不知多少年的寶藏。

可這裏，也沒有多少人敢來。

因為夜髓會「認人」。

不是主人的血脈，夜髓便是毒；不是夜的氣息，夜髓便沉默。

棺魂舜走在最前，青衫被秘境的夜風拂得微微揚起，腳底的黑土像認得他似的，一步一步，踩下去，無聲無息，像踩在一張鬆軟的、溫熱的毯子上。

墨姬走在左側，目光四掃。寒鴉不知何時已隱入夜色，只在百步之外，偶爾有一道極淡的影，一掠而過。

小星跟在最後，邊走邊啃路邊一株發光的藍色蘑菇，嚼得喀吱作響。

「宮主。」墨姬忽然壓低聲音。

「嗯。」

「有人。」

棺魂舜微微側頭。

夜髓脈的方向，遠遠的天際，亮起了點點火光。

不是一點，是幾十點，由遠而近，沿著秘境邊緣的山脊排開，像一條緩緩爬行的火龍。再遠一些，又有零星的光點，從另外三個方向，同時亮了起來。

「鬼市的消息，」墨姬冷冷道，「倒是靈通。」

「是各方的人。」棺魂舜望著那些光，神色平靜，「他們比在下，到得早。」

「宮主不急？」

「不急。」

棺魂舜收回目光，抬手，從懷中取出那卷殘書。

書在他掌心，又燙了一分。

他低頭，看著封皮上那三個古樸的字，指尖輕輕拂過，像拂過一隻久違的、熟悉的手。

「它在等，」他輕聲說，「我們到。」

夜髓脈的盡頭，是一道巨大的斷崖。

斷崖下，大地裂開了一道數百丈長的口子，裂縫兩側，夜髓像凝固的黑色血液，一層一層向外翻卷。裂縫深處，隱隱透出一點暗金的光，不亮，卻穩，像一盞燈在極深極深的地方，靜靜亮著。

而在那光裏，一座石門的輪廓，緩緩顯露。

兩根倒插的石柱，刻著反向的星辰；柱間，一道門楣，風化殆盡，只餘半個斑駁的「寂」字。

棺魂舜在崖邊停住。

他站了很久。

袖中的書，在這一刻，安靜了下來，不燙，也不震，只是靜靜地貼著他的臂，像一個走了很遠的人，終於回到家門口，不說話，只是站著。

墨姬在他身後，看見他的側影在暗金的光裏，一動不動。

「宮主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他輕輕吐出一口氣，唇角彎了一下，是一個很淡的、有些恍惚的笑。

「只是覺得，」他說，「這扇門，有點眼熟。」

話音未落，高天之上，忽然劃過一道銀白的流光。

那光極亮，極快，像一柄劍從夜幕的正中央，筆直地斬了下來，拖著長長的星塵，凌空一頓，落在斷崖對面的最高處。

星塵散去。

一個披著銀白斗篷的少年，負手立在崖頂，銀髮在夜風裏獵獵而舞，星眸低垂，居高臨下，掃過整個山谷，最後，落在斷崖下那個青衫書生身上。

「喲。」

清冽的聲音，隔著數百丈的夜色，傳了下來，帶著十足的、毫不掩飾的嫌棄。

「這不是——棺魂宮主麼？」

棺魂舜仰起頭，嘆了口氣。

「少閣主，」他溫文有禮，「又路過？」

崖頂的少年哼了一聲，把頭一偏：

「本少閣主，」蒼瀾一字一頓，「是來撿你漏下的東西的。」

崖下，墨姬面無表情。

小星嚼著蘑菇，悠悠「咩」了一聲。

第二章 群雄入壩

第三日，斷崖下的山谷，擠滿了人。

不是一路一路地來，是一群一群，像被同一根線拴著，在同一個時辰裏，從四面八方湧進夜髓脈的外圍。山脊上紮起了營帳，旌旗五色雜陳，在暗沉沉的夜輪下，像一片被潑翻的顏料。

最顯眼的一片，是銀白。

星殞閣的營帳呈半月形，沿著崖壁排開，帳前插著七面星旗，旗下兩列親衛，甲冑泛著清冷的星輝，站得筆直，如一排銀鑄的柱。

營中最大的帳篷前，立著一個赤髮的青年，披著一身暗紅戰甲，肩扛一桿丈二長槍，槍纓如火，正仰頭對著崖頂吼：

「少閣主——！」

崖頂，無人應。

「少閣主！您能不能不要每回都一個人往前衝！」

「陸統領，」他身後，一個身著灰袍、面容枯瘦的老者，雙手攏在袖裏，慢吞吞地開口，「閣規第三十一條：少閣主離隊，須先告知隨行長老。」

「天璣長老，」陸星霄咬牙，「他是從天上飛走的。」

「閣規沒有對『從天上』做特別規定。」天璣子一板一眼，「所以，依然適用。」

陸星霄：「……」

他深吸一口氣，把長槍往地上一頓，震得碎石亂跳：

「我去把他捉回來！」

「陸統領不必。」老者抬了抬眼皮，看向崖頂，「少閣主，已經回來了。」

蒼瀾是踩著一道星階走下來的。

那星階由無數細碎的銀光凝成，每一級都極輕、極脆，像琉璃踩上去會碎，偏偏他一步一級，穩穩當當，每落一步，腳下便綻開一朵星花，轉瞬即逝，把整條崖壁映得華光流轉。

滿谷的人，齊齊側目。

有人低聲讚嘆，有人暗暗皺眉，有人乾脆把視線釘在他身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這個少年，銀髮，星眸，玄色斗篷下露出一截白玉般的手腕，腰間懸著那柄赫赫有名的星劍；他走得不快，每一個動作都漂亮得像是排演過，卻又渾然天成，彷彿天生就該被所有人看著。

「本少閣主，」他在營前站定，漫不經心地理了理袖口，「去前面看了一眼。」

「少閣主。」天璣子欠身，「閣規——」

「天璣長老。」蒼瀾打斷他，星眸一斜，「本少閣主今日心情好，不想聽閣規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陸星霄。」

「在！」

「槍，收一收。」蒼瀾看著他，「你再捅下去，這山谷要被你戳穿了。」

陸星霄悻悻地收了槍，嘴裏嘟囔：「還不是被您嚇的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！」

蒼瀾哼了一聲，視線掠過山谷，最後，落在對面一片極不起眼的營地上。

那是一片灰撲撲的小營，沒有旗，沒有甲，只有幾頂洗得發白的舊帳，帳邊拴著一頭肥碩的羊，正悠哉悠哉地嚼著一株發光的藍蘑菇。

營前，一個青衫書生，蹲在地上，用一口缺了角的鐵鍋，煮著什麼。

蒼瀾的嘴角，微微地抽了一下。

「棺魂宮主。」

銀髮少年走到鍋邊，居高臨下地站定，一字一頓：

「你這是，在煮什麼。」

書生抬起頭，神色誠懇：「粥。」

「本少閣主看得出是粥。」

「少閣主既然看得出，」書生溫和地道，「何必問？」

蒼瀾：「……」

他身後，陸星霄壓低聲音，對天璣子耳語：「長老，您看，他們每次見面，開場白都是一樣的。」

「嗯。」天璣子目不斜視，「閣規沒有這一條。」

「那少閣主為什麼一直來找他？」

天璣子沉默了很久。

「老朽以為，」他緩緩道，「閣主的意思，是讓少閣主多與九域同輩交遊。」

「……交遊？」

「是。」

陸星霄看著那兩個人，一個居高臨下、星眸含霜，一個蹲在地上、笑意溫和，中間隔著一口冒著熱氣的破鍋，怎麼看，都像隨時會打起來。

「長老，」他艱難地說，「您確定，這是交遊？」

「老朽，不確定。」

「少閣主要撿的，」棺魂舜用勺子攪了攪鍋，「不是我漏下的東西麼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少閣主可要失望了。」他舀起一勺粥，吹了吹，「在下，什麼也沒漏下。」

「哼。」

「倒是少閣主，」他抬眼，語聲溫柔，「這幾日，似乎睡得不好。」

蒼瀾的眉梢，跳了一下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眼下有青。」棺魂舜平靜地說，「是夜裏巡邊，巡得太勤了吧。」

滿谷的目光，不知何時，都投了過來。

蒼瀾的耳尖，倏地紅了。

「棺魂舜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你找死。」

「少閣主請便。」

銀白星芒，在蒼瀾指尖一閃，一枚寸許長的星針，無聲無息地彈了出去！

棺魂舜連頭也沒抬。

他只是輕輕吐出一字：

「夜。」

那一瞬間，鍋邊三尺的空氣，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按住了。星針飛到他額前一寸，忽然靜止，像一隻被墨汁浸透的銀蝶，緩緩失了光，化作一縷細細的星屑，從他髮梢旁落下，無聲無息，沒入黑土。

沒有聲響，沒有氣浪，連鍋裏的粥，也未曾晃出一滴。

山谷裏，一片寂靜。

「……」

「少閣主，」棺魂舜把勺子攔回鍋沿，微微一笑，「粥要涼了。」

蒼瀾盯著他，銀牙緊咬，星眸裏碎光閃動，過了很久，才從牙縫裏擠出一句：

「本少閣主，不稀罕。」

他拂袖轉身，披風在夜風中猛然一揚，帶起一片細碎星塵，大步走回星殞閣營地，背影挺得筆直，連步子都像踩在怒氣上。

只是，在走到營前的那一瞬間，他的指尖，極輕地，在袖中彈了一下。

一縷極細、極淡的銀光，悄無聲息，掠過半個山谷，落在那口破鍋裏，化為一粒小小的、晶瑩的星砂，沉進粥底。

棺魂舜低頭，攪了攪。

他的唇角，慢慢地彎了起來。

「一劍，足矣。」

低沉的聲音，在身後響起。

棺魂舜沒有回頭。

一個玄衣青年，揹負一柄與人等高的鐵黑重劍，從山脊上緩步走下。他面容冷峻，神情疏離，周身劍意收斂如鞘，只在腳步落處，黑土無聲裂開一道細縫。

無涯劍閣，殷無涯。

「殷少閣主。」棺魂舜站起身，拱手。

殷無涯沒有還禮，只是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

「你們每回，」他終於開口，嗓音平平，聽不出情緒，「打得都很假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那一針，」殷無涯淡淡道，「她留了三分。」

棺魂舜笑了笑：「少閣主看錯了。」

「你的『夜』，」殷無涯繼續說，「也只用了一成。」

棺魂舜沒有答話。

殷無涯看了他半晌，忽然收回視線，轉頭看向那道裂縫深處的暗金光，沉聲道：

「這門後，有東西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我要。」

「少閣主坦率。」

「我向來坦率。」殷無涯握住劍柄，劍鞘微微一震，「所以，門開之前，我不動手。門開之後——」

他停了停，轉過頭，目光如刀，落在棺魂舜身上。

「你，我，還有她。」他下頷微抬，示意星殞閣的方向，「各憑本事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下回，單打。」

「少閣主，」棺魂舜無奈，「這句話，您上回也說過。」

「所以，」殷無涯面無表情，「這回，我是認真的。」

他轉身走了，重劍在背上，劃出一道沉默的弧。

萬象商盟的營地，是最熱鬧的一處。

數十頂華麗的帳篷，圍成一個圓，中間擺著一座三丈高的陣盤，盤上玉珠流轉，金線縱橫。一個身材矮胖、滿面紅光的老者，坐在陣盤旁，一手撥算盤，一手捧茶，笑呵呵地向每一個路過的人拱手：

「和氣生財，和氣生財。」

「算盤翁，」旁邊的弟子悄聲問，「我們真的要與眾人一同入府？」

「入。當然入。」算盤翁笑咪咪，「只是，入府之後，各憑運氣。」

「那陣盤——」

「陣盤，」老者的笑意不變，聲音卻低了下去，「當然是為了，替諸位同道，護住退路。」

弟子心領神會，低頭，不再言語。

營地的角落裏，一個抬轎的老頭，蹲在地上，面前擺著一隻竹籃，籃子裏放著一把瓜子，正朝路過的修士笑咧咧地吆喝：

「瓜子，瓜子，兩塊靈石一把，看熱鬧嘞——」

沒有人理他。

只有算盤翁，路過時，眼皮抽了一下，匆匆走遠。

這一夜，山谷難得安靜。

各方的營火，在崖壁下連成一圈細碎的光，每一堆火邊，都有人在低聲議論，目光卻不約而同，一次又一次地，投向那道暗金色的裂縫。

虛夜宮的小營裏，墨姬守在帳外，厲飛揚遠在宮中，只有小星趴在草堆邊，肚子一鼓一鼓，睡得很沉。

帳中，只點了一盞小燈。

棺魂舜靠在帳壁上，翻著書，半晌，一頁也沒翻過去。

帳簾，忽然動了一下。

一縷銀光，混著夜風，悄無聲息地鑽了進來。

「書生。」

蒼瀾一手撩簾，單膝跪在毯上，披風尚帶著山風的寒意，銀髮被吹得有些亂。他的眼睛，在燈下亮得驚人，半嗔半惱，劈頭便問：

「那一針，疼不疼？」

「沒有被針到。」

「我問你，疼不疼。」

「……」棺魂舜看著他，終於低低笑出了聲，「少閣主，你的針，被在下接住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蒼瀾瞪他，「我是問，你接的時候，手疼不疼！」

「不疼。」

「騙人。」

蒼瀾一把扯過他的手，翻過來，攤在燈下。

掌心裏，有一道極淡極淡的紅痕，是方才硬接星針時，被那一點銳意擦過的。

蒼瀾盯著那道紅痕，半晌，沒有說話，只是從腰間取出一隻小小的玉瓶，倒出一點冰涼的藥膏，用指腹，一點一點，替他抹開。

動作輕得像怕碰碎什麼。

「你下次，」他悶悶地說，「別接。」

「不接，少閣主面子上過不去。」

「我面子，沒你的手要緊。」

「……」

燈火輕輕一跳。

棺魂舜沒有說話，只是低頭看著他垂下的睫毛，過了很久，才輕聲道：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這扇門，」他緩緩道，「你有沒有覺得，眼熟？」

蒼瀾的手，停住了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緩緩點頭。

「我胸口，」他壓低聲音，指尖輕輕按在心口位置，「今早起，一直在發熱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像有什麼東西，」蒼瀾皺著眉，似乎在找一個合適的詞，「在裏面，輕輕敲。」

棺魂舜沉默地看著他。

帳外，風聲細細。

那扇半掩在夜髓裏的石門，在遠處，無聲地亮著。兩根倒插的石柱上，反向的星辰，一點一點，隱隱發出微弱的光；而門楣上那個殘缺的「寂」字，恰在此時，在暗金的光裏，輕輕明滅了一下。

「明日，」蒼瀾收回手，目光落在他臉上，聲音很輕，「你別逞強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我說真的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你每次都答得這麼快，」蒼瀾眯起眼，「每次都沒做到。」

棺魂舜微微一笑，沒有反駁。

蒼瀾瞪了他半晌，終於，認命地歎了口氣，把頭靠在他肩上，閉上眼睛。

「我睡一刻。」他含糊地說，「別讓人看見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也別告訴墨姬。」

「……」

帳外，墨姬抱著手臂，背對帳簾，面無表情，望著遠處的夜輪。

她什麼也沒聽見。

她只是，把一個捧著夜宵、想要掀簾的玄墨衛，不動聲色地，按住了肩膀。

第三章 雙鑰之門

天將明未明，夜輪的銀邊，淡成了一線。

山谷裏的人，已經在門前站了一個時辰。

那道石門高約九丈，通體漆黑，門面光滑如鏡，不見縫隙，不見門環，只在正中，刻著一個極淡的、半圓形的凹痕，像一隻合上的眼。兩根倒插的石柱立在左右，反向的星辰在柱身上，一明一滅，彷彿在呼吸。

最先動手的，是萬象商盟。

算盤翁一揮手，三十名弟子分列陣前，同時按下陣盤，玉珠嘩啦啦轉動，金線自盤中升起，在門前織成一張細密的網，緩緩壓向石門。

網觸及門面。

「噹——」

一聲沉悶的低鳴，金網寸寸崩斷，反震之力將前排弟子掀翻一片，算盤翁手中的算盤「啪」地裂了一珠。

「和氣生財，和氣生財……」老者面不改色，默默把算盤收進袖中。

第二個動手的，是殷無涯。

他什麼也沒說，拔劍，揮劍。

重劍出鞘無聲，落下時卻如山岳傾塌。劍氣自劍鋒迸出，在半空凝成一道丈餘寬的黑色劍痕，筆直斬向門面——

「鏘！」

火花四濺。

劍痕在門前三寸處，被一股柔而無窮的力量，輕輕卸開，順著門面滑向兩側石柱，在柱上留下一道淺淺的白痕，轉瞬又被暗金光芒吞沒。

殷無涯收劍，沉默片刻，說了三個字：

「不是力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陸星霄把長槍一橫，躍躍欲試，「老子來試試！」

「陸統領。」天璣子在他身後，慢吞吞地道，「闔規——」

「闔規個屁！」

槍出如龍，赤焰沖天。

槍尖點在門面上，火焰四散，石門紋絲不動，反倒是那兩根石柱，微微一亮，反向的星辰裏，有一粒銀光，輕輕閃了一閃。

陸星霄愣住。

「它……」他撓頭，「好像，認得點什麼？」

山谷裏的目光，一點一點，匯到了兩處。

銀白的星殞閣營前，蒼瀾抱著手臂，站在人群最前方，神色冷淡，目光落在門上，沒有半分波瀾。

灰撲撲的小營邊，棺魂舜立在一株矮樹下，手裏捧著書，一副閒來看熱鬧的模樣，不時還咳嗽兩聲。

兩人之間，隔著三十丈的山谷，和一片屏息的寂靜。

石門側面，立著一方殘碑。

碑上字跡斑駁，只餘八個，是方才殷無涯劍氣掃過，拂去青苔後顯出的：

「夜不獨明，星不獨耀。」

下一行，被苔蘚蓋住了，只隱約看得出幾個殘字：

「……相映，寂門……啟。」

人群裏，一陣低低的嘈雜。

「夜與星？」

「說的是什麼？」

「夜髓為夜，星砂為星——我們把兩樣都帶來了！」

有人當場掏出星砂與夜髓，撒向門面。

門紋絲不動。

半晌，有人遲疑著開口：

「該不會……是要人？」

「什麼人？」

「夜，與星。」

那人說到這裏，聲音忽然低了下去，目光，不約而同地，朝著山谷兩端飄了過去。

殷無涯第一個回頭。

他看著蒼瀾，又看著棺魂舜，面無表情地說：

「該你們了。」

蒼瀾的神色，一下子冷了下去。

「殷少閣主，」他冷笑，「你的意思是，要本少閣主，與他合力？」

「碑上如此寫。」

「本少閣主，」蒼瀾抬起下頷，字字如冰，「寧可這門永不開。」

「少閣主。」天璣子低聲道，「此門若為上古遺府，其中必有重寶，我閣若不取，必落他人之手——」

「我不取！」

「少閣主——」

「本少閣主，」蒼瀾星眸一轉，落在山谷另一端，語聲拖長，「頭一回見這麼不爭氣的。人家還沒開口，你們倒急著要我低頭？」

山谷那頭，棺魂舜歎了口氣，把書收進袖中。

他慢慢走出樹蔭，青衫在晨風中輕輕揚起，一步一步，走到門前。

「少閣主不願，」他拱了拱手，溫聲道，「在下，也不願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只是這門，」他抬頭看了看那只合上的眼，「看來是非開不可。」

「你想怎樣？」

「在下出夜，」棺魂舜淡淡道，「少閣主出星，各取一半，開了門，各走各路，如何？」

蒼瀾盯著他，過了很久，從鼻腔裏哼出一聲：

「本少閣主，不拖後腿。」

「在下亦然。」

「你若敢拖，」蒼瀾一步一步走上前，銀髮拂過衣領，在他身側站定，聲音低得只有彼此聽得見，「本少閣主就把你，丟進夜髓脈裏餵魚。」

「……秘境裏沒有魚。」

「那就養幾條。」

兩人並肩立在門前，一個銀白，一個青衫，隔著半尺的距離，像兩柄尚未出鞘的劍。

滿谷屏息。

第一次嘗試，失敗了。

棺魂舜抬手，暗金色的夜，自掌心緩緩漫出，如墨染水，沿著門面鋪開；蒼瀾挑指，銀白星輝在另一側凝成一道細密的星河，傾瀉而下。

兩股力量，同時觸及石門的凹痕。

「轟——！」

夜與星，在半空猛然對撞！

暗金與銀白互相排斥，如兩股逆向的浪，激起漫天亂流，石柱上的星辰一顆接一顆地黯滅，門面泛起一圈圈漣漪，卻死死閉著，不肯開。

兩人各自後退三步。

蒼瀾咬牙：「你的夜，擠到我的星了！」

「是少閣主的星，壓到了在下的夜。」

「胡說！」

「少閣主不信？」

「再來！」

第二次，第三次。

每一次，都是同樣的結局。

夜與星，像兩個互不相讓的對頭，在石門前針鋒相對，誰也不肯讓出半寸，亂流越掀越烈，連山谷邊緣的營帳，都被氣浪卷得獵獵作響。

算盤翁捋著鬚鬚，笑呵呵地低聲說：「看來，二位少年英雄，是真的不對盤啊。」

殷無涯握著劍，一言不發，目光卻在兩人之間，來回移動。

陸星霄撓著腦袋，小聲嘀咕：「怎麼回事？他們平時打架，也沒這麼……僵啊……」

天璣子沒有答話。

這位老謀深算的長老，眯著眼，若有所思。

第四次失敗後，蒼瀾喘著氣，額角見汗，星眸裏火光閃動：

「我說了，是你的夜太——」

「蒼瀾。」

聲音很輕。

只有他聽得見。

蒼瀾一愣，側過頭。

棺魂舜沒有看他，目光仍落在石門上，唇幾乎沒有動，傳音入密，極低極低地道：

「別演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們一直在演互相排斥。」他的語聲溫和，帶著一點無奈的笑，「連力量，都跟著信了。」

蒼瀾怔住。

「這扇門，」棺魂舜輕聲說，「要的是真的。」

他終於轉過頭，看著蒼瀾，在滿谷人的目光裏，只用一個極輕的眼神，說了他想說的話。

蒼瀾的睫毛，顫了一下。

過了一個呼吸。

兩個呼吸。

他緩緩收起指尖的星芒，閉上眼，吐出一口氣，肩背的線條，一寸一寸，鬆了下來。

「.....書生。」他同樣用傳音，聲音有些悶，「你若再讓我丟人，我真把你丟去餵魚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還要養魚。」

「好。」

蒼瀾睜開眼。

他抬起手，不再結印，不再引訣，只是將五指緩緩展開，像打開一扇很久沒打開過的門。

棺魂舜輕輕低語：

「夜，覆。」

暗金色的夜幕，自他身後徐徐展開，不再是排斥，而是如一片溫潤的天空，緩緩垂落，鋪滿整座山谷。天地隨之暗了下來，連那一線將明的曦光，也被溫柔地收進了夜裏。

蒼瀾輕輕一揮袖。

億萬星點，自他袖中，無聲飛出。

不再是一道傾瀉的星河，是千萬顆細小、清亮的星，一粒一粒，點在那片暗金的夜幕上，像誰隨手灑下的一把碎玉，閃著、亮著，彼此呼應，輕輕組成了一條橫貫天際的銀河。

夜容星，星映夜。

天地之間，忽然靜了。

山谷裏所有人，抬起頭，怔怔地看著頭頂這片暗金為底、星河為紋的天空，一時之間，竟忘了說話。

石門正中，那只合上的眼，緩緩睜開。

「呿——」

一道細長的裂縫，自凹痕處，筆直向上，劈開了整座石門。

兩扇九丈高的門扉，無聲地向內開啟，露出一條漆黑而幽深的長廊，長廊盡頭，隱隱有光，不是火光，是一種極古老、極柔和的、彷彿從時間深處滲出來的光。

「寂門……」

殘碑上，被苔蘚蓋住的字跡，在這一刻，緩緩褪去了青綠，顯出了完整的一行：

「夜星相映，寂門乃啟。」

天空中的星河，只維持了短短數息，便悄然散去。

棺魂舜微微一晃，扶住了身側的石柱，指尖發涼。蒼瀾的手，不著痕跡地，在袖中握了他一下，又飛快地鬆開，轉過身，下頷抬得老高：

「喂！」他冷冷環顧四周，「門開了，還不進？」

滿谷人如夢方醒。

「進！」

「快進！」

「別擠，我先——」

人潮像洪水一樣，向著那道漆黑的門洞湧去。

殷無涯沒有動。

他站在原地，看了很久，直到人潮散去大半，才緩緩收回目光，低聲道：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天璣子站在他身側，也沒有動，枯瘦的臉上，神情複雜。

「殷少閣主，」他喃喃，「剛才那片天……」

「看見了。」

「那不是，」老者慢慢道，「普通的合力。」

殷無涯握緊了劍柄。

「不是。」他說。

兩人沉默地對視了一眼，誰也沒有再說下去，只是各自邁步，隨著人潮，踏進了那扇寂門。

石門之後，長廊深處。

那一點古老的光，靜靜地亮著，像一位等了很久的人，終於聽到了腳步聲。

第四章 殿前奪寶

長廊深處，沒有聲音。

不是安靜，是「吞」。

眾人踏入門洞的第三步，腳步聲便消失了，第五步，呼吸聲也沒了，到第十步，連彼此的衣袂摩擦，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掐住了喉嚨。有人張口喊話，卻只見嘴唇開合，一絲聲息也漏不出去。

「寂門……」棺魂舜走在人群的末尾，輕輕自語，「原來是這個『寂』。」

他的聲音，竟然是有的。

只是極輕，輕得只有身旁的蒼瀾聽見。

蒼瀾側目看他，眼神裏帶著一點詢問。

棺魂舜微微搖頭，抬起兩指，在身側虛虛一劃。

「容。」

一圈淡淡的暗金漣漪，無聲無息，擴散開去，沒入前方的人群。

下一個瞬間，有人「啊」地叫出了聲，隨即驚恐地捂住嘴，發現自己能出聲了，又面面相覷，滿臉的不可思議。

「能說話了？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是那個……」有人回頭，望向長廊末尾的青衫書生，神色驚疑不定。

棺魂舜卻已垂下眼，彷彿什麼也沒做過，慢條斯理地整了整袖口。

蒼瀾從鼻子裏哼了一聲：「多事。」

「走吧，少閣主。」棺魂舜溫聲道，「他們都在等你。」

長廊盡頭，是一座穹頂高闊的大殿。

殿中無柱，穹頂以黑玉砌成，頂上鑲滿了細碎的光點，不是星，是被歲月磨成了暗白的夜明珠，一顆一顆，排得規規整整，像一片靜止的夜空。

殿的兩側，各立著九座玉台。

玉台上，陳列著十八件遺物。

一柄斷了半截、卻仍泛著冷光的長劍；一尊三足丹爐，爐身刻滿雲紋，爐蓋上，一縷淡紫的煙，千年不散；一卷玉簡，簡上鐫著的字，在昏暗裏幽幽發亮；一面陣盤，盤上星點游走，彷彿是整座殿的縮影……

滿殿修士，一時都屏住了呼吸。

「這……」

「是上古的東西！」

「那劍，是靈神級！」

一聲低喝，打破了寂靜：

「各憑本事！」

這四個字，如同投入沸油的火星，轟地炸開！

人群像潮水一般，朝著十八座玉台湧去。

殷無涯的目標，是那柄斷劍。

他躍出人群，重劍橫掃，劈開三名擋路的散修，落在玉台前三尺，伸手便要去抓劍柄。

指尖還未觸及，一道銀光自斜刺裏殺出，帶著清越的鳴響，劍尖點向他的腕口。

殷無涯手腕一翻，重劍倒轉，劍背擊落銀光。

「叮——！」

兩劍相擊，一個沉重，一個輕靈，一黑一白，在半空交錯。

蒼瀾輕飄飄落在玉台另一側，星劍斜指，銀髮飛揚，唇角挑著三分譏誚：

「殷少閣主，這劍，是本少閣主先看上的。」

「先看，不算先取。」

「那便看誰先取。」

話音未落，銀白劍光暴漲！

蒼瀾手腕一抖，星劍在他身周劃出一個圓，劍鋒所過之處，空中凝出一串璀璨的星屑，琉璃般的華光流轉，剎那間，整座大殿的穹頂，彷彿都落滿了星雨。

「星河，落。」

億萬星屑傾瀉如瀑，每一顆都帶著鋒銳的寒芒，朝殷無涯當頭罩下！

殷無涯重劍橫於身前，劍身驟然變得漆黑如墨。

「破。」

一字吐出，劍氣如山崩地裂，直直撞入星雨之中，星屑被生生劈開一道空洞，碎光四濺，打在黑玉穹頂上，叮叮噹噹，彈起無數細碎的火花。

大殿的地面，在劍氣與星輝的對沖下，裂開蛛網般的縫隙。

兩人各退三步。

「再來。」殷無涯面無表情。

「奉陪。」蒼瀾挑眉。

一旁，陸星霄正與商盟的七八名弟子打成一團，長槍如游龍，赤焰燒得滿殿通紅，一邊打一邊嚷：

「少閣主！我來幫您——」

「你別過來！」蒼瀾頭也不回，「燒到本少閣主的頭髮了！」

「啊？！」

棺魂舜沒有去搶任何一件遺物。

他慢慢走過大殿，目光從一件一件寶物上滑過，最後，在殿中央停住。

那裏，是一座空著的玉台。

台上沒有東西，只有一道極淺的刻痕，形狀，恰如一卷書的輪廓。

他看了很久，袖中的書，無聲地暖了一暖。

「宮主。」墨姬悄無聲息地靠過來，聲音壓得極低，「那卷玉簡，我去取？」

「不取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殿裏的東西，」棺魂舜輕聲說，「都不是我們的。」

墨姬一怔。

「只是，」他低頭，看著那座空空的玉台，語聲溫和，「留個記號。」

話音未落，一道陰風，從殿頂悄悄壓了下來。

那股風，帶著腥甜。

不是血的腥，是腐爛的水果放久了的那種甜，黏稠、膩人，帶著一點隱約的惡臭，像一口濃痰，悄悄堵進喉嚨。

殿中正混戰的修士，有人皺了皺鼻子，下意識抬頭——

「呃……」

一名散修捧著丹爐，剛從玉台上抱下來，整個人忽然僵住。

他低頭，看著自己的手。

那雙手，正在變黑。

不是皮膚變黑，是整隻手由內而外，滲出一層黏膩的、泛著油光的黑色濃漿，一寸一寸，漫過手背，攀上手臂，將丹爐表面塗得烏黑發亮，連爐蓋上那縷淡紫的煙，也被染成了污濁的暗灰。

「這、這是——」

他喉嚨裏發出一聲不似人聲的嘶嚎。

整個人像一隻被戳破的皮囊，頃刻間癢了下去，從他的七竅中，湧出大股大股的黑漿，在地上匯成一灘，緩緩蠕動，向著四面八方蔓延。

「蝕！是黑蝕！」

「邪域的人！」

滿殿修士，頓時炸開。

一個身形佝僂、面部潰爛的男子，從黑漿中緩緩站起。

他的臉上，生滿了膿瘡，一雙眼睛渾濁如魚目，嘴角咧到耳根，露出一口稀疏發黑的牙，聲音像磨過砂石：

「都，別動……」

「這座府，是我家主人的。」

「寶，也是。」

黑蝕，是活的。

它在地上爬行，所過之處，黑玉地磚像被酸液澆過，滋滋冒泡，化作一灘灘腥臭的膿水；它撲向玉台，那柄斷劍上的冷光，被一點一點蠹食，吞沒；它攀上穹頂，夜明珠一顆顆暗滅，彷彿有人在殿中，把燈一盞一盞掐滅。

「後退！」殷無涯一劍橫掃，劍氣將近身的黑漿斬碎，那黑漿卻像有生命一般，分成無數細小的蟲，又從四面八方聚攏。

蒼瀾的星屑落在黑蝕上，發出「嗞嗞」的灼響，卻只能燒焦表層，無法滲入。

「這東西，」他皺眉，「不怕光？」

「它吃光。」棺魂舜走到他身側，目光落在那個膿面人身上，神色平靜，「邪域黑蝕，無生機，無輪迴，不死不滅，唯有一物能克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容。」

棺魂舜上前一步。

他抬起一隻手，掌心向下，輕輕按在地面。

低聲，一個字：

「承。」

暗金色的夜，無聲無息，自他掌心蔓延開去。

不似黑蝕那般粘稠，不似黑蝕那般腐蝕，它只是溫潤地鋪開，像一層薄薄的夜霧，輕輕蓋在那灘蠕動的黑漿之上。

黑漿猛然一僵。

它想吞。

可夜不是光，不是火，不是刃，它不給黑蝕以「對手」的形狀。夜把黑蝕包了進去，一點一點，裹成一個圓，慢慢收攏，如同將一捧污水，溫柔地納入深海。

那黑漿發出嘶嘶的哀鳴，一寸一寸縮小，最終，歸於寂靜。

棺魂舜的指尖，輕輕顫了一下。

他的唇邊，沁出一絲極淡的血。

「宮主！」墨姬低呼。

「無妨。」他用拇指抹去，聲音平靜，「這東西，髒。」

膿面人死死盯著他，渾濁的瞳孔深處，驟然閃過一絲驚駭。

「你……你的夜……」

他猛地後退，枯瘦的手掌拍向地面，口中發出一串怪異的咒音：

「主人有令——毀！」

大地劇震！

黑玉地面，從膿面人腳下，裂開一道筆直的深縫，直通大殿中央那座空著的玉台。縫中湧出的，不是黑漿，是一道刺目的白光，白光裏，隱約有複雜的陣紋，旋轉，疊加，轉瞬間，便鋪滿了半個大殿。

「是傳送陣！」天璣子驚呼，「他毀了地脈，啟動了——」

白光一閃。

站在玉台附近的兩個人，猝不及防，被那道光整個捲了進去。

一個青衫。

一個銀髮。

「蒼瀾！」

「宮主！」

兩聲急呼，同時響起。

白光如水，將兩人的身影吞沒，繼而轟然收攏，在大殿中央，只留下一道淺淺的、散著餘溫的圓形焦痕。

殿中一片死寂。

膿面人愣了一下，隨即發出一陣沙啞的怪笑：

「好……好！」

「一網，兩條魚。」

他縱身一躍，沒入黑玉地縫，消失不見。

陸星霄僵在原地，手裏長槍「噹」地掉在地上。

「少閣主……」他喃喃，聲音發顫，「少閣主被擄走了？！」

「不是擄走，是傳送。」天璣子的臉色，難看到了極點，「若這陣直通遺府深處——」

「那便是，」殷無涯握緊重劍，眼底的光，一點一點冷了下來，「寶，在那裏。」

殿中，剩下的人，面面相覷。

下一刻，不知是誰，第一個轉身，朝著那道焦痕猛撲過去。

整座大殿，瞬間亂成一團。

第五章 古修壁畫

白光散去的時候，腳下沒有地。

棺魂舜在半空，翻了半個身，單手按住身側同樣失重的人，另一手向下一按，一層暗金的夜托住了兩人。他們緩緩落下，像兩片羽毛，落在一片冰涼的石面上。

四下，一片昏暗。

不是漆黑，是一種被時間浸舊了的灰藍，像黃昏尚未熄盡的最後一縷光，無聲地鋪在這座圓形的大廳裏。

蒼瀾從他懷裏掙出來，第一件事，是拔劍。

銀光一閃，星劍已橫在身前，劍尖微顫，指向四面的暗處。

「別動。」棺魂舜低聲說。

「我不動，」蒼瀾警惕地環視，「你也別亂動。」

「在下，沒有動。」

「你的手，」蒼瀾咬牙，「還按在我腰上。」

棺魂舜低頭看了看，若無其事地收了回來。

「方才失重，」他溫聲解釋，「怕少閣主摔著。」

「本少閣主，」蒼瀾別過臉，耳尖微紅，「才不會摔。」

他握緊劍，往前走了兩步，忽然停住，劍尖緩緩垂了下去。

「書生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看牆。」

四面的牆，不是石，是畫。

整座大廳，呈一個完美的圓，圓壁上，自下而上，滿滿覆著一幅巨大的、首尾相接的壁畫。畫工古拙，不施丹青，只用濃淡不一的墨，一筆一筆，勾出天地初開時的模樣。

最初，是一片混沌的荒原。

天與地不分，山與水不辨，無數細小的人影，跪在荒原上，抬著頭，望著頭頂一片沒有星、沒有月、只有狂風與暴雨的天空。

蒼瀾輕輕「啊」了一聲：「他們在求什麼？」

棺魂舜沒有回答。

他順著壁畫往前走，每走一步，畫上的景象便換一幅。

荒原上，忽然有一道身影，自遠方走來。

畫工沒有畫他的面容，只勾了一襲深色長袍，一頭披散的長髮，肩上，似乎揹著什麼，像一整片沉默的天。他走到人群前，抬起一隻手，向上

一托——

天上的暴雨，停了。

不是消散，是被什麼輕輕按住，如一張溫柔的幕布，緩緩落下，覆蓋了整片荒原。人們在這幕布下，慢慢地，停止了顫抖，閉上了眼睛，睡著了。

「這是……」蒼瀾望著那一幕，輕聲道，「這個人，在幫他們遮雨？」

「不止。」

棺魂舜的目光，落在畫的下一幕。

那幕布之下，人們在生火，造屋，耕種，嬰孩在哭，老人在笑；而那個深色長袍的身影，坐在人群的邊緣，一個人，面向外頭那片仍在翻湧的黑暗，一動不動。

他守著，讓他們睡。

畫一幅，一幅，一幅。

荒原變成了城，城變成了國。無數的人在那片被庇護的「夜」下，一代又一代地生，一代又一代地死；而那個長袍的身影，始終坐在邊緣，望著外頭，白髮漸生，長袍漸舊，卻從未離開。

最後一幅，畫的是他，抬起頭，望向遠處的天際。

那裏，有一道細細的裂縫，正緩緩撕開，裂縫中，伸出無數扭曲的、黑色的觸鬚。

畫到這裏，戛然而止。

後面的壁面，只剩一片空白。

「這個人，」蒼瀾站在畫前，很久很久，才低聲說，「是誰？」

棺魂舜靜靜地看著那個背影。

他的手，下意識地按在了胸口，那裏，有一種奇異的、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，緩慢地、沉沉地湧上來，像一條埋了很深的河，忽然聽見了上游的水聲。

「是一位，」他緩緩開口，聲音很輕，「很古老的修士。」

「你認識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——」蒼瀾轉過頭，忽然停住。

棺魂舜的眼角，不知何時，濕了。

他自己似乎並沒有察覺，依然望著那幅畫，神情平靜，唇角甚至帶著一點淺淡的、近乎茫然的笑。

蒼瀾沉默了。

他沒有問，也沒有伸手，只是往前走了半步，與他並肩而立，肩膀貼著肩膀，一同望著那個孤獨的背影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輕聲道：

「書生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這個人，」蒼瀾說，「若是還在，我想請他喝酒。」

棺魂舜怔了怔，眼裏的濕意，終於化作一聲極輕的笑。

「我也是。」

大廳的中央，立著一方矮碑。

碑身只有半人高，通體墨黑，像由一整塊夜髓削成，碑面上，刻著一行行古奧的字。字體與他袖中那卷殘書上的筆意，如出一轍。

棺魂舜在碑前蹲下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讀。

蒼瀾環著手臂，站在他身後，守著四周的黑暗，不時回頭看他一眼。

「寫了什麼？」

「吾，姓名已湮。」棺魂舜一邊讀，一邊低聲轉述，「後世子孫，不必記吾。」

「他倒豁達。」

「吾守一夜。夜長，路遠，不知何時方盡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若後來者至此，必是夜星相映之人。吾無他物相贈，唯留一問。」

蒼瀾皺眉：「一問？」

「何為夜？」

大廳裏，靜了。

那四個字，像一顆石子，落進一口很深的井，激起一圈緩緩擴散的回音。

棺魂舜靜靜地看著那四個字，沒有說話。

「夜，」蒼瀾試探地道，「不就是暗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棺魂舜沒有立刻回答。

他垂下眼，看著自己的掌心。

那裏，一縷極淡的暗金玄光，正無聲地亮著。他一直以為，這是「夜」的力量：包容、深沉、壓迫、溫潤。他用它接下星針，用它吞下黑蝕，用它蓋住山谷，擁抱天地。

可「夜」，到底是什麼？

「暗，是沒有光。」他緩緩道，「夜，是有人在暗裏，點了一盞燈，讓別人可以睡。」

蒼瀾一愣。

棺魂舜微微一笑，抬起頭，目光落在壁畫上那個長袍的背影。

「夜不是黑暗，」他輕聲說，「夜是——容。」

話音落下的一瞬。

整座大廳，驟然一靜。

碑面上的字，一個接一個亮了起來，不是金，不是銀，是一種極深、極潤的暗，像一滴墨滴進水裏，慢慢暈開。那暗色順著他的指尖，爬上他的手臂，滲入他的衣袖，他的肩膀，他的胸口——

「書生！」蒼瀾臉色一變，劍光驟起，「你——」

「別動。」

棺魂舜閉上了眼睛。

他的聲音很輕，卻穩得驚人。

「是在下的。」

他看見了很多東西。

不是畫面，是一種感覺。

荒原上的風，暴雨中的哭聲，人們在幕布下沉睡時，睫毛上凝著的淚；
一個白髮的老人，坐在黑暗的邊緣，一夜一夜地，不說話，不回頭。

他也看見了自己。

一百年前，他在墨夜秘境的最深處，抱著一卷殘書，忽然從夢裏醒來，不知為何，哭了一整夜。那時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什麼。

現在，他似乎知道了一點。

不是全部。

只有一點點。

像荒原上的一盞燈。

那盞燈，不大，不亮，只是亮著，讓走夜路的人，知道前頭還有人。

「我明白了。」他輕聲說。

大廳中央，暗金的光，轟然而起！

蒼瀾後退一步，擋在碑前，星劍橫身，眼睛死死盯著那道光柱。他看見棺魂舜盤膝坐在光中，青衫無風自舞，墨髮漸漸被染成一層細碎的暗金，穹頂那些暗白的夜明珠，一顆一顆，重新亮了起來，不是原來的白，而是和他掌心相同的、溫潤的暗金。

頭頂的穹頂，緩緩旋轉。

一圈，又一圈。

無數星點在黑玉上流轉，像一整條銀河，在夜幕中被人輕輕撥動。

蒼瀾仰起頭，輕輕地，倒抽了一口氣。

「書生，」他喃喃，「你要突破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這裏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現在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磨了磨牙。

「你可真會挑時候！」他咬牙切齒，卻是反手一翻，星劍插入地面，劍氣擴散，一圈圈銀白的星陣在大廳四周亮起，把那道暗金光柱嚴嚴實實護在其中。

「我守著。」他背對著光，聲音又低又硬，「你，別死。」

光中的人，唇角微微彎了一下。

「好。」

「我再說一遍，」蒼瀾頭也不回，「你每回都答得這麼快——」

「這回，」光中傳來輕輕的一聲，「做得到。」

蒼瀾沒有說話。

他握緊了劍，肩背筆直，像一座沉默的山。

大廳的另一側壁面上，有一方小小的壁龕，空著。龕底，殘留著一圈淡淡的銀色痕跡，像曾有人在這裏坐過。

蒼瀾沒有注意。

只有他心口，那一點莫名的灼熱，又悄悄跳了一下。

第六章 御法與封天雛形

墨夜秘境的天，變了。

最先察覺的，是山谷裏守營的修士。

那輪懸在高天的暗沉夜輪，原本一動不動，銀邊如線，千年如是。可就在一個尋常的時辰裏，它忽然開始轉動。

不是飛旋，是極緩極緩地，沿著輪邊的銀線，一寸一寸，向外擴張。

暗金色的光，從輪心滲出，如墨入清水，一圈一圈，漫過整片夜空。山谷裏所有人，不約而同地抬起頭，看見頭頂那片天，正在被什麼東西，溫柔而不可抗拒地「覆蓋」。

那不是烏雲。

烏雲是死的，這片夜是活的。

它有呼吸，有脈搏，有星河在其中流轉；它沉靜地鋪展，不壓人，不傷人，卻讓每一個仰望它的人，都下意識地放輕了呼吸，像一個嬰孩，忽然被抱進了很大很大的懷裏。

「這是……」

「天象！」

「是封天！有人要封天了！」

驚呼聲，從山谷的每個角落，同時響起。

封天。

這兩個字，在三千大千域之中，唯有小靈界的人，才有資格觸碰。

它是極限，是天命，是一個人把自己的道，鋪滿整片天地。千年來，小靈界只有寥寥數人，曾引動過這般異象；而眼前這片暗金的夜，雖只是雛形，輪廓模糊，卻已讓每一個目睹的人，心頭髮顫。

山谷高處，殷無涯握著劍，仰頭望天。

他的臉上，第一次出現了不同於冷峻的神情。

「夜……」他低聲說。

天璣子站在他身旁，雙手攏在袖裏，手指微微發抖，嘴唇動了動，卻沒有發出聲音。

這個一板一眼了一輩子的老人，已經在腦中，把那條閣規翻到第三遍，卻始終沒有找到一條，能解釋眼前的景象。

地下大廳裏。

蒼瀾睜大了眼睛。

他看見棺魂舜身上，湧出越來越多的暗金光華，不是光柱，是潮水，是整片的夜，從他的肩、他的臂、他的髮間，無窮無盡地流淌出來，在大

廳裏盤旋，向上，向上，一寸寸頂開穹頂，直透向地面，直透向天空。

他的突破，成了。

御法境，御用天地一縷法則。

一縷，叫「容」。

可這縷法則，大得出奇。

不是水，不是火，不是風雷；它沒有形狀，因為它本身就是「形狀的底」。它承載一切，包容一切，不論善惡，不論強弱，它是一片天空，也是一張床鋪。

而這縷法則，在他體內，一旦點燃，便再也停不下來。

「書生！」蒼瀾眼睜睜地看著那暗金之夜，穿過穹頂，穿過地層，穿過千丈岩石，沖向地面，沖向高天，「停下！太大了！」

光中，棺魂舜睜開了眼。

他的眼底，是一片安靜的暗金，深處，星河流轉。

「停不下。」他低聲說，嗓音有一點沙啞，「它，在長。」

「它在長什麼？」

「天。」

蒼瀾的臉色，白了。

他明白了。

這不是普通的突破，這是封天的徵兆，是這縷「容」的道，在叩一扇更大的門。若在此處，被人看見這片夜，順著夜追下來，找到他，認出他，那他——

「若被界門看見……」蒼瀾喃喃，指尖發涼。

小靈界的封天資格，本是獨有；而一個無門無派、無名無姓的「窮宮主」，在一處上古遺府裏，引動了封天雛形，這件事，足以讓天下人側目，也足以讓界門的目光，落在他身上，落在那座剛剛立起的虛夜宮上。

小靈界太小。

小到容不下兩個同時發光的人。

蒼瀾閉了閉眼，睜開時，眼底已一片清明。

「書生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別動。」

「少閣主？」

「我來蓋。」

蒼瀾拔起地上的星劍，一步，一步，走進那團暗金的光裏。

夜潮在他身邊翻湧，如溫柔的海，沒有一絲殺意，也沒有一絲排斥，反倒像是認得他，輕輕地、一圈一圈地，繞著他的指尖，盤了又盤。

他走到棺魂舜面前，單膝蹲下。

兩人隔著一尺的距離，彼此望著對方的眼睛。

「怕不怕？」蒼瀾低聲問。

「不怕。」

「騙人。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蒼瀾笑了。

他伸出手，覆在棺魂舜按在地面的手背上。

「我家的星，」他輕聲說，「本來就是用來遮天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別抗拒。」

蒼瀾閉上了眼睛。

他心口那一點灼熱，在這一刻，驟然亮了起來，不是疼，是暖，是一種遙遠而古老的呼喚，像是有什麼東西，從極深極深的血脈裏醒了過來，緩緩地，睜開眼睛。

銀白的星輝，自他體內，噴湧而出！

不是方才殿前那種璀璨奪目、鋒芒畢露的華光，而是一片極沉極靜的星穹，像整條銀河，被人輕輕折起，鋪滿了他的雙肩。他的銀髮在無風中飛舞，每一根髮絲，都化作一道細細的星流，向著四面八方蔓延，沒入那片暗金之夜。

夜，與星，在這一刻，真正交疊。

不是對撞，不是壓制。

是一個擁抱。

暗金的夜，作骨；銀白的星，作皮。

星河覆在夜幕之上，如同為一座沉默的山，披上了一襲華麗的衣。

「就是現在。」蒼瀾輕聲說，「向上。」

兩股力量，合為一體，沖開地面，沖破岩層，沖上高天！

山谷裏的人，看見了。

那片暗金的夜，在天穹的中央，忽然被一道銀光，從內而外地，溫柔地刺破。

先是一點。

然後是一片。

億萬顆星辰，自夜幕深處亮起，璀璨，清越，華美到極致，鋪滿了整片天空。暗金的底色，被星河一寸一寸地覆蓋，最後，只剩下淡淡的、幾乎看不見的輪廓，隱在星光之後，像一幅畫的底稿。

高天之上，一圈銀色的光環，緩緩成形。

那是一個半圓，缺了一半，邊緣燃著銀色的火焰，每一粒火星，都是一顆流轉的星辰。

星穹之天，初成雛形！

「是少閣主！」陸星霄第一個吼了出來，聲音都在發抖，「是少閣主！！」

「星殞閣少閣主……」

「他要封天了！」

「天哪！！」

山谷裏，一片沸騰。

那些原本驚疑不定的目光，在這一刻，齊齊轉向了同一個方向，轉向那片璀璨的星穹，轉向星殞閣少閣主的名字。

沒有人再提那片「夜」。

那片夜，被星，嚴嚴實實地蓋住了。

只有殷無涯，握著劍，仰著頭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
他看見了。

在那片璀璨得近乎刺目的星河底下，有一層極薄極薄的、溫潤的暗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最終，閉上了嘴。

地下，光散了。

大廳裏，星陣與夜潮漸漸平息，穹頂的暗金光點，一顆一顆，重新歸於黯淡。

蒼瀾鬆開手，整個人一晃，被一雙手穩穩接住。

「少閣主。」

「別叫我少閣主。」蒼瀾靠在他肩上，臉色蒼白，唇角卻彎著，聲音有氣無力，「疼死了。」

「哪裏？」

「心口。」

棺魂舜把手貼在他心口，一縷暗金的夜，極輕極柔地渡了進去。蒼瀾舒服地哼了一聲，閉上眼睛。

「你剛才，」他迷迷糊糊地說，「是不是哭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看見那幅畫的時候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沒笑你。」蒼瀾含糊道，「我就是，想說，下回你要哭，找個不會被我撞見的地方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撞見了，」他把臉埋進他頸窩，聲音又悶又輕，「我也想哭。」

棺魂舜低下頭，下巴輕輕抵在他的髮頂。

「好。」

「你又答這麼快。」

「這回，」他輕聲說，「真的。」

大廳中央，那方矮碑，在他們身後，無聲地碎成了細粉。

碑底，留下了一枚指甲大小的玉印，通體墨黑，印面刻著一個「寂」字，靜靜浮在半空，緩緩落進他袖中那卷殘書的書頁間，像一枚書籤。

壁龕裏，一顆米粒大小的銀色星石，從龕底的痕跡中，悄悄浮起，飄到了蒼瀾的髮間，化作一粒細小的星點，隱入他的銀髮。

兩人都沒有察覺。

穹頂上，最後一顆夜明珠，輕輕一閃，滅了。

遠處，隱隱傳來腳步聲、兵刃聲，和眾人急促的呼喊。

「少閣主——！」

「在下的宮主在哪裏——！」

棺魂舜與蒼瀾對視一眼，同時苦笑。

「出去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自己走。」蒼瀾掙扎著要站起來。

「少閣主，」棺魂舜把他往上一提，穩穩揹到背上，「你腿軟了。」

「我沒有！」

「少閣主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閣規，」棺魂舜一本正經，「也沒有一條禁止被人揹。」

蒼瀾把臉埋在他肩上，半晌，悶悶地說：

「你敢告訴別人，我就殺了你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又答這麼快。」

「這回，」棺魂舜揹著他，一步一步走向大廳外的石階，語氣溫和得像在哄孩子，「也是真的。」

第七章 圍殺

石階盡頭，是一道厚重的石門。

門縫裏透進來的，不是光，是聲音：兵刃相擊的金鳴，法術炸裂的轟響，還有無數人混雜在一起的叫罵與喘息。

棺魂舜把背上的人輕輕放下。

蒼瀾站穩，抬手理了理亂掉的銀髮和衣襟，臉上那點迷糊的軟意，頃刻間收得一絲不剩，眉眼冷冽如霜，又是那個目空一切的星殞閣少閣主。

「待會兒，」他壓低聲音，「別笑。」

「在下沒有笑。」

「你眼睛在笑。」

「天生的。」

蒼瀾狠狠剗了他一眼，推開石門。

外殿，已不成樣子。

黑玉地磚碎得一塌糊塗，十八座玉台倒了十一座，穹頂的夜明珠熄了大半，剩下幾顆斷斷續續地閃，把滿殿的人影照得忽明忽暗。

滿殿修士，都在往外殿通道的方向衝。

可通道，沒有了。

算盤翁那座三丈高的陣盤，不知何時，被人悄悄埋在了長廊口。此刻，盤中玉珠嘩啦啦轉動，金線結成一道厚厚的光幕，把整條退路嚴嚴實實地封死了。

「商盟！」陸星霄一槍砸在光幕上，震得手臂發麻，怒吼，「你們要幹什麼？！」

算盤翁坐在光幕之後，笑呵呵地撥著算盤：

「陸統領，莫急，莫急。」

「莫急個屁！」

「遺府之中，寶物有限。」老者慢條斯理，「人多了，總有人拿不到。老朽不過是替諸位，省點力氣。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待諸位互相消耗，」算盤翁笑意不減，「老朽再開門。和氣生財，和氣生財。」

殿中，空氣驟然降到冰點。

「少閣主！」

不知是誰先喊了一聲。

蒼瀾從石階上走出，身後跟著一位青衫書生，書生低著頭，袖中攏著一卷書，一副受了驚嚇的模樣，走兩步，咳兩聲。

滿殿的視線，唰地聚了過來。

「少閣主！」陸星霄大喜，一個箭步衝上，「您沒事吧？！」

「死不了。」蒼瀾淡淡道。

「您剛才那片天——」

「是本少閣主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怎麼，」蒼瀾挑眉，「有疑問？」

殿中鴉雀無聲。

天璣子的目光，緩緩落在蒼瀾身上，又落在他身後那個咳嗽的書生身上。

老人眯了眯眼，什麼也沒說，只是微微欠身：

「恭賀少閣主，天象初成。」

「謝了。」

「老朽，」天璣子一字一句，「會如實稟告閣主：少閣主於上古遺府之中，引動星穹，天象初成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僅此而已。」

蒼瀾盯了他片刻，眸中閃過一絲極微的訝異，隨後，微微頷首。

老人垂下眼，不再言語。

陸星霄撓頭，不明所以：「長老，您剛才那個『僅此而已』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閻規沒有規定，」天璣子平靜道，「老朽必須把所見所聞，一字不漏地稟告。」

「.....」

「老朽只稟報，老朽想稟報的。」

陸星霄愣了半晌，終於「哦」了一聲，明白過來。

他再看向那個咳嗽的書生時，眼神已經有些不同了。

地面，忽然震了一下。

不是陣盤的震，是從更深處傳來的、沉悶而粘稠的震動，像有什麼東西，在地下翻身。

「小心！」墨姬的聲音，驟然響起。

她不知何時已守在棺魂舜身側，黑鱗浮上臉頰，豎瞳收縮成一線。

大殿中央，那道焦痕，緩緩裂開。

黑漿從裂縫中湧出，一股，十股，百股，起初只是一灘灘蠕動的墨汁，轉眼間便匯成洶湧的黑潮，帶著撲鼻的腥甜，向著四面八方鋪天蓋地漫去。

黑潮之中，那個面部潰爛的男子，緩緩升起。

他的身形比先前大了數倍，周身的皮肉如蠟油般融化、重組，數條粗大的黑色觸鬚，自他背後鑽出，在空中扭動，滴下一滴滴腥臭的粘液。

他咧開嘴，渾濁的眼睛，直直鎖定了棺魂舜。

「找到，了……」

「那枚印，」他嘶啞地道，「給我。」

黑潮撲來的那一刻，殿中所有人，同時動了。

陸星霄長槍一挑，赤焰沖天，燒出一條火牆，卻被黑漿輕輕一捲，火焰熄滅，槍纓上沾了一層污黑，嘶嘶冒煙；殷無涯重劍橫掃，劍氣斬斷數十條觸鬚，斷肢落地，又化為無數蠕蟲，爬向人群；商盟弟子們驚慌後退，卻被自家的陣盤封死了退路，成了甕中之鱉。

「這東西，殺不完！」

「它在吞我們的靈力！」

慘叫聲此起彼伏。

蒼瀾一把握住棺魂舜的手腕。

「書生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還剩三成。」

「在下，」棺魂舜微笑，「剛突破，剛好夠用。」

「你說什麼大話？」

「真話。」

蒼瀾看著他，過了片刻，鬆開手，退後半步，銀髮無風而起。

「那你收。」他說，「我來切。」

他抬起星劍，指向高天。

星穹，在這座封閉的大殿裏，無聲地亮了起來。

不是方才在天外那般浩瀚，只是一片小小的、璀璨的銀河，鋪在穹頂之下，每一顆星，都是一道鋒利的光刃。蒼瀾五指一合：

「星河，裂。」

億萬光刃，自穹頂傾瀉而下，卻不是亂射，是精準到毫釐的切割，像一把鋒利的刀，將那片洶湧的黑潮，一刀一刀，劈成了一座座孤立的島嶼。

每一座黑島，被銀光隔開，彼此再不能相連。

膿面人發出一聲怒吼：「雕蟲小技！」

「是不是雕蟲，」蒼瀾抬了抬下頷，「你問他。」

殿中央，青衫書生，緩步前行。

他走得不快，一步一步，踏在滿地黑漿與銀光之間，像走在一條看不見的橋上。他抬起右手，五指輕張，掌心向下。

「夜，承。」

暗金色的夜幕，從他的掌心無聲地鋪展開來。

比在殿前時更沉，更廣，更穩。

御法境的「容」，不再是一層薄薄的霧，而是一片真正的天。它落下的時候，連殿中熄滅的夜明珠，也輕輕地，一顆一顆，重新亮起。

那些被星刃隔開的黑島，一座接一座，被暗金的夜，溫柔地覆蓋、包裹、收攏。

沒有廝殺，沒有嘶吼。

它們像被哄睡的孩子，一點一點，安靜下去，縮成指甲蓋大小的黑點，最後，化作細沙，從夜幕邊緣，無聲地滑落。

「不可能……」

膿面人踉蹌後退。

他的黑潮，在短短數息之內，被收得乾乾淨淨。

滿殿的修士，怔怔地看著這一幕。

星，切開了黑；夜，收走了黑。

一個璀璨，一個沉靜，一個鋒利，一個溫柔；彼此之間，沒有一個多餘的動作，沒有一個多餘的字，像是練了千百遍的默契，又像是從來不需要練。

「那是……」

「合璧？」

有人低聲驚嘆。

蒼瀾收劍，面不改色：「巧合。」

棺魂舜收手，神色淡淡：「少閣主說得是。」

殷無涯站在遠處，握著劍，一個字也沒說。

膿面人慘笑一聲。

他的臉整個裂開了，從眉心到下頷，露出裏頭一團翻滾的黑色濃漿，從那團濃漿裏，伸出一根細長的、尖銳的骨矛，直刺棺魂舜眉心！

快到無法反應！

「噹——！」

一柄漆黑的重劍，橫插進來，劍脊正擋在骨矛之前。

殷無涯的身影，不知何時已落在棺魂舜身前，重劍與骨矛相擊，爆出一團黑紅色的火花。他單手持劍，手臂青筋暴起，沉聲喝道：

「滾。」

劍氣驟然暴漲！

重劍一震，骨矛寸寸崩裂，膿面人被劍氣震得倒飛出去，重重砸在殿壁上，整個人嵌進了黑玉裏。他掙扎著站起，身上的皮肉不斷脫落，嘴角卻仍咧著，露出一個詭異的笑：

「主人……不會放過你們……」

「這座府的寶，總有一天，會……」

他的身體，忽然像一灘爛泥似的，向地面塌了下去，滲進縫隙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最後一縷腥甜的氣味，在殿中慢慢散去。

殿中，一片狼藉。

「厲，飛，揚，到——！」

一聲巨吼，從穹頂傳來！

整座大殿猛地一震，黑玉穹頂轟然炸開一個大洞，碎石如雨，一個鐵塔般的身影，帶著一身塵土，從洞口一躍而下，落地時砸出一個半丈深的坑。

他赤著右臂，暗金紋路亮如火焰，肩上扛著一根比他腰還粗的房樑，環顧四周，一字一頓：

「人，呢？」

滿殿修士，目瞪口呆。

「厲殿主？」墨姬的嘴角，微不可察地抽了一下，「你不是，在守宮？」

「扛完，了。」厲飛揚把房樑往地上一杵，「宮裏，沒事。我，來，補一腳。」

他又環顧一圈，皺眉：

「打，完了？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厲飛揚沉默了半晌，低頭看著肩上那根沉重的房樑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問了一句：

「那我，這根，扛來幹嘛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玄章，說，路上，要遇到，擋路的，就，砸。」

棺魂舜終於忍不住，低低笑出了聲。

殿中那股緊繃到極點的氣氛，因為這一聲笑，忽然鬆了。

先是陸星霄，繃不住「噗」地笑了；接著，是商盟的幾個弟子，再接著，滿殿的人，或苦笑，或嘆氣，或搖頭，緊繃的肩膀一點一點垮了下來。

只有算盤翁，笑不出來。

他面前那座陣盤，不知何時，已被一柄銀色的小劍，無聲地釘穿了盤心。

蒼瀾站在他三丈之外，星劍歸鞘，語氣冷淡：

「算盤翁，開門。」

「少、少閣主，老朽——」

「開門。」

「和氣、和氣——」

「本少閣主，」蒼瀾淡淡一笑，「不生財，也不和氣。」

算盤翁的額頭，冷汗涔涔。

三息之後，光幕「嘩」地散去。

人群湧出長廊的時候，沒有人注意到，那個不起眼的青衫書生，被一個黑衣冷峻的男子，攔在了殿門口。

殷無涯握著劍，立在他面前，神色如常。

「下回，」他說。

「少閣主，」棺魂舜歎了口氣，「又是下回？」

「就是這回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單打。」殷無涯拔出重劍，劍尖斜指地面，「一招。」

棺魂舜看了他很久。

「少閣主，」他最終輕聲說，「在下剛突破，氣息不穩。」

「所以我只要一招。」

「一招？」

「是。」

棺魂舜點了點頭。

他沒有拔劍，甚至沒有握拳，只是站著，雙手攏在袖中，青衫在殘留的夜風裏，輕輕地動了一動。

殷無涯出劍。

那是他今日最重的一劍，沒有劍光，沒有劍氣，只有一股沉如山嶽的力，隨著黑色劍鋒，轟然壓下，連空氣都被劈出一道深不見底的裂口！

棺魂舜抬起一根手指。

「夜。」

劍，停了。

不是被擋住，是「進去」了。

劍鋒落進一片暗金的夜裏，像一塊石頭沉入深海，所有的力，所有的銳，所有的殺意，被那片夜，溫柔地吞了進去，一絲回響也沒有。

殷無涯保持著劈劍的姿勢，一動不動。

過了很久，他緩緩收劍，歸鞘。

「你不是，」他低聲說，「涅槃。」

「在下剛好，」棺魂舜微笑，「突破了。」

「御法。」

「是。」

殷無涯沉默地看著他，那雙冷峻如鐵的眼睛裏，有什麼東西，慢慢沉了下去，又慢慢升了上來。

「我什麼，」他一字一句，「都沒看見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天上那片，是她的星。」他轉過身，重劍負在背上，背影孤直如劍，
「我只看見星。」

「多謝。」

「不必。」殷無涯頭也不回，「下回，單打。」

「少閣主——」

「這一次，是認真的。」

他大步走遠，消失在人群裏。

棺魂舜站在殿門口，望著他的背影，良久，唇邊浮起一絲無奈的笑。

「這個人，」他低聲道，「比想像中，要好。」

身後，墨姬抱著手臂，看著他，面無表情地吐出三個字：

「宮主，您笑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今日笑了七次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屬下數過。」

第八章 餘波

遺府塌的時候，是黃昏。

眾人剛剛退出長廊，身後便響起一連串低沉的轟鳴，像一頭年邁的巨獸，慢慢閉上了眼睛。石門無聲合攏，兩根倒插的石柱寸寸崩裂，那塊刻著「寂」字的門楣，在落地之前，化作一捧細細的灰，被夜風吹散。

夜髓脈的裂縫，一點一點地癒合。

斷崖上，只剩一道淺淺的疤，彷彿從來沒有什麼，曾經在這裏出現過。

山谷裏，人們三三兩兩地坐著，或包紮傷口，或清點所獲，或對著空空的雙手發呆。

寶物，大多落空了。

十八座玉台上的遺物，十之八九，毀於黑蝕與混戰。能帶出來的，不過寥寥數件：殷無涯拿到了那柄斷劍的劍柄，半截；陸星霄搶到一卷殘破的玉簡，上頭的字，認不全；商盟的弟子們，有人撿了兩塊星紋玉，有人撿了一撮丹爐的灰。

算盤翁抱著他那面被釘穿的陣盤，蹲在營帳邊，一邊嘆氣，一邊在賬簿上劃去一長串數字。

「虧了。」他喃喃，「虧大了。」

沒有人同情他。

星殞閣的營前，點起了篝火。

蒼瀾坐在火邊，披著斗篷，指尖輕輕轉著一粒細小的銀光。

那是他髮間的一粒星點，不知什麼時候，落在了他掌心。他看了很久，看不出是什麼，只覺得溫潤，像一小塊冬天裏被捂暖的玉。

「少閣主。」

陸星霄蹲在他身邊，捧著一碗熱湯，小心翼翼，像捧著一件易碎品。

「喝一口？」

「放下。」

「您臉色不好——」

「放下。」

陸星霄默默放下碗，過了片刻，又默默端起來，往他手邊塞了塞。

蒼瀾瞥他一眼，終於還是接了過去。

「陸星霄。」

「在！」

「今天，」蒼瀾慢慢喝了一口湯，語聲淡淡，「你看見了什麼？」

陸星霄想了想，一臉認真：

「看見少閣主，引動了星穹之天！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還有……」他撓頭，「還有，棺魂宮主，在咳嗽。」

蒼瀾把碗擱下。

「很好。」他點點頭，「記住這兩樣，別的，不用記。」

「是！」陸星霄大聲答應，隨即壓低聲音，疑惑地問，「少閣主，為什麼別的不用記？」

「因為，」蒼瀾看著跳躍的火光，輕聲說，「有些東西，記多了，會害人。」

陸星霄愣了一下，似懂非懂，重重點了點頭。

遠處，天璣子坐在營帳的陰影裏，正一筆一畫，寫著一份呈給閣主的文書。

他寫得很慢，寫完最後一行，放下筆，將紙反覆讀了兩遍，滿意地點點頭，才折好，封入玉筒。

文書上，只有寥寥百字：

「少閣主於墨夜秘境上古遺府之中，引動星穹，天象初成。同行者無恙。遺府已毀。」

他把玉筒放在燈下，看著那簇火光，過了很久，輕輕嘆了口氣。

「閣規，」他自言自語，「也是時候，修一修了。」

夜深了。

墨夜秘境的夜輪，重新恢復了沉靜，銀邊細如一線，懸在高天。

棺魂舜獨自坐在斷崖上，雙腿垂在崖外，手裏捧著那卷書。

書頁間，夾著那枚墨黑的玉印。

他翻開書，指尖拂過那枚印，一個「寂」字，在暗金的微光裏，一閃而逝。再翻一頁，原本空白的紙頁上，不知何時，多了一行極淡的字，字跡古樸，與碑上的一模一樣：

「夜長路遠。後來者，慢行。」

他看了很久。

然後，輕輕合上書。

「在看什麼？」

身後，有人落在崖邊，銀髮在夜風裏微揚，無聲無息，像一片落下的星屑。

「一句話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

「慢行。」

蒼瀾在他身側坐下，兩人肩並肩，雙腿一同垂在崖外，腳下是百丈深淵，頭頂是無垠夜穹。

「慢行，」他重複了一遍，低聲道，「說得輕巧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你今天，」蒼瀾看著遠處，聲音很輕，「差一點，就藏不住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若不是我——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天璣子，」蒼瀾頓了頓，「那個老古板，替我們瞞了。可下一回呢？下一回，未必是天璣子在場。」

棺魂舜沒有說話。

「還有殷無涯。」蒼瀾繼續道，「他看見了。他說他什麼也沒看見，可他看見了。」

「他是個好人。」

「好人也會死。」蒼瀾淡淡道，「好人也會被人問出來。」

夜風，吹過崖邊的碎石。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怕嗎？」

蒼瀾沉默了很久。

「怕。」他終於說，「怕你被人看見。」

「.....」

「你的夜，太大了。」他低著頭，指尖輕輕敲著膝蓋，「今天，我只是替你蓋了一層。可往後，會越來越大，大到蓋不住的時候，怎麼辦？」

「那便不蓋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在下的意思是，」棺魂舜平靜地說，「蓋不住的時候，就換一個法子。」

「什麼法子？」

棺魂舜想了想，輕輕笑了。

「你在明處，」他說，「在下，在暗處。」

蒼瀾抬起頭，怔怔地看著他。

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落在你身上。你站得越高，越亮，他們就越看不見你身後的暗。」棺魂舜的聲音很輕，像在說一個很久以前就想好的夢，

「在下，就藏在那片暗裏。」

「你瘋了。」

「也許。」

「那樣，你會被人當作……不存在。」

「在下不介意。」

「我介意！」

蒼瀾猛地轉頭，星眸在黑暗裏亮得驚人，眼底帶著一點倔強的水光：

「我不要你藏在暗處，我要你和我，一起站在亮處！」

「蒼瀾——」

「可是——」他咬住了唇，過了很久，聲音低下去，「我知道，你是對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現在的我們，還太弱。」

兩人沉默了很久。

遠處，夜輪的銀邊，一點一點，亮了起來。

「這一次，」蒼瀾輕聲說，「只是一個開頭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往後，我們還得，」他的聲音有點啞，「一次一次，這樣演下去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演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演到，」棺魂舜握住了他的手，掌心溫熱，「演到我們足夠強，強到，不需要演。」

蒼瀾低下頭，看著兩人交疊的手。

「那得很久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很久很久。」

「在下有時間。」

蒼瀾輕輕「哼」了一聲，反手扣住他的手指，十指交纏，用力握緊。

「那我陪你。」

崖下，夜風徐徐。

天邊，第一縷微光，從地平線上浮起來。

遠處的山路上，一個抬轎的老頭，慢悠悠地走著。

他肩上扛著一頂小轎，轎裏沒有人，只有一盞燈。轎杆一晃一晃，燈影搖搖曳曳，落在路邊的野草上。

「嘿。」

老頭回頭，望了一眼那座漸漸隱沒在暮色裏的斷崖，咧開嘴，露出一口黃牙。

「夜與星。」

「一個明，一個暗。」

「有意思。」

他哼著不成調的小曲，扛著轎，慢慢走進了霧裏。

「這一場，」他笑咳了兩聲，「老朽的瓜子，賣得值。」

回宮那日，玄章站在宮門前，捧著竹簡，一字一頓地宣讀：

「虛夜宮宮規，第一百零一條。」

棺魂舜：「……」

「宮主，」玄章推推眼鏡，「宮規新增一條：『凡宮主與星殞閣少閣主同行之處，無論何故，須事先通知執典殿。』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因為，」玄章面無表情，「此二位，每次同行，必出大事。」

「……」

墨姬倚著門柱，把頭轉向一邊，肩膀微微發抖。

厲飛揚扛著他那根房樑，一字一頓：「我，同意。」

青燈抱著鍋，眼睛亮晶晶地湊上來：「宮主！宮主！您回來了！灶上有湯！」

小星從後面擠過來，在宮主的衣角上，咬了一口。

棺魂舜站在宮門前，看著眼前這一張張熟悉的臉，忽然覺得，那條「夜長路遠」，似乎也沒有那麼長了。

他低頭，輕輕笑了一下。

「好。」他說，「進去吧。」

「我們回家。」

宮門外，暗金之河，無聲流淌。

宮門內，長明燈，靜靜地亮著。